

文化

周刊

总第180期

5版

文化随笔

躁动的莫言热与渐远的书香

又到诺奖季。转眼间，诺奖颁给莫言已是须臾一年。一年里，莫言很忙，各种“莫言热”仍在延续。

一年里，继家里的萝卜被拔光、“莫言醉”酒注册后，接下来整个“东北乡”大幅引入文化投资，除了在高密拍摄《红高粱》电视剧外，当地还计划以莫言故居为中心，打造乡村文化旅游基地，种植万亩红高粱。而今年国庆节，媒体报道说，莫言旧居附近的沙口子村公路两侧，参观的车辆排了足足两公里长。

不过，躁动的莫言热的另一面却是，他的一些书籍已逐渐退出畅销书排行榜，已非昔日洛阳纸贵。原来，游客们乐此不疲无非是想沾点莫言家萝卜和红高粱的“喜庆”，借以图个吉利，而当地政府的“干劲十足”显然也与莫言的文学关系不大。

对于素有诺奖情结的国人来说，莫言得奖治愈了中国文学“百年诺奖焦虑”，让中国文学腰杆直了很多，隆登盛名实属应当。按理说，对“文豪”的尊重应该是用心地研读其作品，多些对文学本身的专注和热情，而非一味拔萝卜、赏高粱。

我们以为莫言的获奖，兴许能带动文学热，提升全民阅读的氛围。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与周边国家相比，显然仍有差距。

莫言的获奖曾是文学的骄傲，现在却变成了商业的凯旋。起哄的人们将莫言视为实用商品，按照其品牌价值论斤论两各取所需。众声喧哗中，莫言正被强行拉进偶像的流水线，被加工，被想入非非。这是文化消费时代的吊诡记录。在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事情都不被严肃地对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如果做不到，就索性把解构严肃本身当做一种娱乐。只是，当人们把莫言过度消费和解构后，我们离文学和阅读却可能更远。

今年诺奖季来临，我们关于文学的遐想又来了。当然，作家如故，文学如故，一个诺奖带来的亢奋总要淡去。如何找回我们爱书的传统却是一个长久话题。

新华社10月10日电

策划 袁正建

编辑 蔡明慧

E-mail:shqcmh@126.com

乌金的黑与烈焰的红

——写在黑铁油画义卖展之前

文/图 本报记者 侯国胜

哈哈，果真是黑铁！灰黑的衣服，黑色的鞋，黑黑的脸庞，嘿嘿地笑，近一米九的黑大个，迎面走来半截黑铁塔。我打趣说，你是我所采访的对象中穿着、长相和名字“最统一”的人。他笑着说，名字是随便起的，说话间，他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从他握手时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表情以及手掌传递出的力度，记者感受到了他如火的热情，私底下就有了一个初步印象，他应该是一个能“玩”的人。在艺术圈，能把艺术“玩”好，又能“玩”的人，是很难能可贵的。

黑铁其实不姓黑，他的真名叫宋占威，梁园区人，在虞城县工作。这次之所以采访他，是因为10月13日他要在商丘市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宋金洪、宋占威父子画作慈善义卖展”，所得善款除画作成本外，要全部捐给商丘市的慈善机构，为慈善事业鼓与呼，这也是记者的职责所在。顺便说一句，宋金洪是原商丘县的老公安局局长，退休后，专攻中国画，其画作用笔洗练，格调清新，受到过很多中国书画大家的肯定，可见功力了得。因为这次主要写黑铁的油画，所以文中副标题对宋老没有提及。

画展正在布置，黑铁领着记者在已经挂上的画作前一幅幅地看，在看的间隙，他对记者说，你写我，千万别写八股文，你看了以后随便写，写所感、所想、所见，你可以表扬我，也可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甚至一钱不值，你理解的，可以写，你不理解的，也可以写，总之，别写老套套，我喜欢创新，创新是我的艺术源泉。

黑铁这个人，有点意思，我喜欢！那就往下随便写写吧，信马由缰，写到哪里算哪里。

乌金的黑

本来这个题目应该叫“黑铁的黑”，我之所以说成“乌金的黑”，这是我的创意，因为乌金之黑比黑铁之黑黑得更更有质感、更有亮度、更重要的是，乌金虽源于白金，但比白金更贵，当然，比铁贵得更多了。再好的黑铁也是铁，一般的乌金贵于金。

当然，这么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黑铁的画定价确实贵，售画所用的单位在全国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不管再大的书法家、画家，售画所用的单位都是平方米，而黑铁用平方米。别人的画都有多种规格标准，上下也能浮动，而他的只有两种，而且是“死价钱”：一平方米一下5000元，一平方米及以上50000元。像我这种在书画圈经常瞎混的人，也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一无名，虽有获奖，但很少，对于看不上眼的低级别赛事他一概不参与；他二无份，什么级别的美协会会员都不是。虽然十八年前，他的作品《故道风情之印象前》就入选了中国美协举办的新人新作展，他因此当时具有了申请加入中国美协的资格，但他放弃了。在当下这个官本位时代，这个天下人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而往的盛世，你无名无分，画的价格弄的这么“硬”，不知道好卖不好卖，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因为记者是俗人，对他不加入中国美协起初有点不理解。记者问他，当时放弃是不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后果是冲动后的惩罚？他摇摇头说，以后也不加入！他说，他不是不想依靠团队的力量，而是顾虑会妨碍自己特立独行的秉性，与其做一头温顺的猪，不如做一条桀骜的狗。

他多么说，就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因为狗大多是温顺的，除非是狼狗。狼狗虽生活于家居，犬舍，但野性未退，极为向往自由的天空和无边无际可供奔跑的草原。狼狗符合黑铁的性格，我认为。

在布展现场，记者看到一本黑铁的画册，叫做《刀尖下的风景》，封面和封底都是黑基调。封面是黑色的背景下几把画刀叠放在一起，意在说明，他用的家伙主要是画刀，他有很多幅有关佛教的作品都是纯画刀作成，这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即



画展布置时，就有人前去参观，黑铁在向参观者讲解油画的创作手法。

使是国内顶级的油画家，画画也是笔刀兼用，只用刀就能作画，除黑铁外，记者还没听说其他人。

画册的内封，有一个内容极为夸张的构图：这是一个人梯，两只脚踏在龟裂的土地上，两只手伸向天空，一只手抚摸着蓝天白云，一只手拿着画笔在“天布”上作画，手和脚之间是用绳索和木棍捆成的六级台阶，绳索的捆绑方式，就像纹架的方式。记者品味着，这个意思应该是，现实虽然束缚了我的手脚，但我的思想和灵魂在浩瀚的天宇之间，我要用思想和灵魂在一块叫作蓝天白云的画布上画出汪洋恣肆的画。

通过短短的接触和了解，原本在记者脑海中扁平的黑铁开始有了点立体感，乌金的质感越发的出来了。这更吸引了记者探究他为什么叫黑铁的原因，果真是随便？他说，有点意思——首先是画风。油画刀本原铁铸就，既黑又硬，柔中带刚。唯有只用此质地者作画方能表现人与自然的交流调和，即自然与简单的本真存在。

第二个原因即黑更半夜作画的人。近3年来，他几乎每天作画到凌晨3点，白天还要上班，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记者想，他起码也可以称为“铁人”。

三是他黑色用的比较多。他在作画时所有的颜色都会或多或少加入黑色。他在河大美术系上学时，恩师周东海教授曾说：不管你想用油画体裁表现何种事物景象，画面上所有色彩里加入黑色会使整个画面看起来更加协调稳重。周东海在创作高峰期一月曾用掉大管油画黑颜料六十余支。这种独步国内的油画刀表现技法使他的画看起来热烈奔放又灿烂随和，在视觉的炙烤中展现出了一个个男人的思索和灵魂。

哦，黑铁之黑、之铁，在字面意思之上，又在字面意思之外。黑铁，还真真是个很有分量的名字！

烈焰的红

我对黑铁说，丑话说到头，对于国画我略懂一二，对于油画，我是“刘姥姥乱逛大观园——光能看出来姣好，说不出好在哪儿，姣在哪儿”，就像我听歌曲，一听腔，就基本能听出是几流歌星唱的，但让我具体讲出来是怎么分辨的，讲不出来所以然。

黑铁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油画给人的印象和感受也是多元的，如果不同的人从画中看出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就像“一加一”所有人都知道结果“等于二”一样，那画就是败了。黑铁这样说，我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有一幅《天空或者火焰》：太阳发出黄色的、红色的弯曲的

历史烟云

宋康王不是昏君(上)

◇刘秀森

宋康王名偃，是战国时期都于商丘的宋国的最后一个国君，也是宋国的亡国之君。亡国者在历史上没有话语权，因此秦汉以后，占有历史话语权的胜利者对他的形象任意抹黑，把一系列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将他与夏桀、商纣一样的君主。因此，汉朝的司马迁作《史记》，在《宋微子世家》中根据当时对他流行的评价记载：“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四年，剔成弟偃攻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滑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此后，《史记》被认为是权威史书和信史，不少著作便据此而写宋康王，说他是自古常有的昏君。

其实，宋康王不但不不是那样穷凶极恶的昏王，而且是苦心致力于宋国的发展，带领宋国达到鼎盛之颠有作为的君主，只因宋国最后被灭亡了，“胜者王侯败者贼”，他的身上才被泼了那么多污水。

宋康王逐兄篡位“自立为宋君”是子虚乌有。他并非是篡位得位，而是按照宋国继承商殷“兄终弟及”的传统继位的。史载，宋康王的前任国君是其兄剔成，剔成的前任国君是宋桓侯（亦称宋辟公）辟兵。篡位自立的不是偃，而是剔成。《竹书纪年》载：“宋剔成肝（即司城子罕，名喜，字子罕，肝）庶其君璧（辟兵）而自立。”《韩非子·二柄》记载了这件事的一个小过程：子罕谓宋君（宋桓侯辟兵）曰：“夫庆赏赐君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翻译成现在的话是：

“子罕对宋桓侯说：‘奖赏恩赐这种事情，是民众所喜欢的，您就亲自施行吧；杀戮刑罚这种事情，是民众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承担吧。’于是宋君失去了刑罚大权而子罕得用，所以最后宋桓侯被劫持了。田常（齐国大臣）仅仅用了庆赏而简公就被杀，子罕仅仅用了刑罚而宋桓侯就被劫持。”《宋世家·索隐》王劭按《纪年》亦云：“宋剔成肝庶其君璧而自立。”清代学者苏时学考证，戴氏纂宋之说，还杂见于《韩诗》、《淮南》、《说苑》诸书。《史记》误以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为宋康王制造了天大的冤枉！

曾任北京大学等八所大学教授的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经广泛考证后，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指出：“《魏世家索隐》云：‘惠成王十四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则梁（魏）惠王十四年，宋桓侯尚在，是岁当为桓侯二十四年，知《世家》（宋微子世家）三年而卒之说，亦有误。”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在《战国史》中说：“由于魏国对于韩、宋、鲁、卫等国施加压力，到公元前三五六六年鲁共侯（或作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韩昭侯都入魏朝见魏惠王（《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同年赵成侯和齐威王、宋桓侯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北）相会（《史记》赵世家）、《田世家》），又和燕文公在安（或作阿，今河北高阳北）相会（《史记》赵世家）、《六国年表》集解引《竹书纪年》作燕成侯。”更加充分地说明《史记》说“辟公三年卒”是错误的。钱穆先生说：“剔成之后乃为宋君偃，《史记》称其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然余考偃立年尚少，其庶兄大尹主政。又在位五十二年，国亡见杀，其为少主嗣位，非弑君自立可知。（详见《考辨》第九十一）则《世家》乃以剔成之逐桓侯，误为偃之逐剔成也……其嗣立年尚幼，则

剔成在位不久。《史》（《史记》）称剔成在位四十一年，则其弟偃年决非弱，何以弑兄自立之后，犹得五十二年而亡？（即据《史记·世家》原文，亦有四十七年，剔成在位四十一年外，年当在五十外，其弟能逐君自立，年相雁行，则殆亦四十外矣。又四十七年，已及九十，与所谓桀宋之虐，益见其不符。）余疑四十一，乃桓侯在位之年，则桓侯见逐，尚在朝梁后十二年，而剔成则在位三年，不寿早死，故其弟偃嗣位尚年少，则诸疑皆释，无不合者。”“王偃一朝，如戴不胜、戴盈之皆戴氏，盖佐新君幼主以固其位者”。《宋策》记载：“或谓大尹曰：君日长矣（一天天长大），自知政，则公无事（失去权力）。不如令楚（楚国）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贺公常用宋（掌宋国大权）矣。”《韩非》（《说林下》）也记载：“白圭（魏国国相）谓大尹曰：君少主也，而务名。令荆（楚国）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公位，而敬重公，公常用宋矣。”国学大师钱穆考证说：“白圭时宋君乃偃，初立年少，故太后、大尹主政用事。而偃已务名，长（年长）而好行仁政，有以也。大尹者，高注：‘大尹，宋卿也，太后，尹母也。与后共为政。’则大尹殆宋君之庶兄？孟子至宋，谓戴不胜曰：‘子欲子王之善欤？我明告子。子以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不明指宋偃为说。知其时偃尚幼，殆未亲政。然其时王偃在位已十年，或始立仅逾十龄，或尚不足，则至此才弱冠，犹少主也。’‘时王尚幼，故不胜为之进贤傅（师傅），孟子亦以幼子学语为譬。”

以上充分证明，宋康王偃并非“逐兄自立”，是《史记》所记之误。钱穆先生结论说：“盖前史及王偃事多诬。子夏曰：‘桀纣之无道，不若是甚，居下流而众恶归之。’今王偃行仁政而招众恶，号之桀宋，尚非下流之比矣。（未完待续）

光，一个撑篙渔人满载而归。浓烈的色彩铺满了整个画面，整幅画呈现出暖色调，洋溢着火焰般的激情和欢乐。怎么有《向日葵》的味道？记者问他，他说，他深受梵高的影响，画风上有梵高的痕迹。

黑铁这次展出的100幅作品，几乎幅幅色彩浓烈如金，暖色调居多，呈现了他生命深处的一种始终蓬勃向上的激情。这种烈焰般的艺术视角，总能给人前进的动力，总能让人感觉到人生时时处处充满希望和生机。

中国油画研究院创作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逸文对黑铁的创作很认可，他认为黑铁的画是极具潜力与张力的。张逸文曾这样评价黑铁：黑铁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油画刀作为绘画的全部工具，把流动的色彩塑成凝固的光影。他崇尚并敬畏自然，认为美好的事物应该是简单的，用画刀的刮抹划揉等手法来展示油画的丰富肌理和张力，使画面看起来既不失整体结构的色彩关系，又展现出景物的多重透视和空间感，弯曲的光影和迷离的色彩使他的多幅作品都像他的偶像梵高的向日葵一样：背景上迸发着燃烧的火焰，表达出的质感像铁一样黑，一样硬！以及他对事物的主观感受和火一样的激情。

引用这么一大段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专家的评论定调，也就省得我苦思冥想一番，然后再装模作样地瞎胡评了。再一个是，像黑铁这样非主流的画匠（按照艺术界的传统，不能称他为画家），还是有主流的权威为他“撑腰站台”的。虽然不入主流，获得主流的认可对他今后的路只有好处。

画展上还有一幅画很有意思：舞台背后一个人微低头静坐在椅子上，二胡挂着，胡琴轻放，幕布的前面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前台表演的模糊影子。这是由终人将散的预兆？抑或是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遐想？以及曲间的小憩？不管你站在“雅”的角度，还是“俗”的范畴，皆能找到自己欣赏的方向。这个，也是黑铁油画的魅力所在。

题外的话

黑铁给我的邮箱中发的他的介绍资料中有一部分《孝心文章摘录》，其中有《孝心不可等待》的内容，看后让人唏嘘。从他这个小小细节中，可以看出他在默默地做着对传统道德的传播。因为这个，触动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陡然生出对他的几分敬意。当然，这也能和他的艺术联系起来，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毕竟源于生活，这也难怪他的画中暖色那么多。黑铁内心柔软着呢！

画展上有一幅黑铁于荒野站在大架摩托车前的照片，姿态很张扬。黑铁说，自己喜欢骑着摩托车于荒野狂奔，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一个字就是“爽”。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才会有不愿受拘束的画风。

听人说，黑铁有“酒仙”之称，“半斤八两漱漱口，一斤二斤正常走”，所以，他邀记者去喝两盅，被记者“严词拒绝”了。要是放在前几年，拉两三个帮手和他还有一拼，只是近几年酒量江河日下，英雄气短，奈何！酒风和画风，在他身上也是统一的，这有点意思。

参观完他的画，记者说出了两个字：震撼。画的艺术冲击力让人震撼，画框和画布也让人震撼：两者用料极为考究，都是国内最好的材质。黑铁说，他想尽力把自己的境界升华成一种不做第一，但求唯一的苍凉，这种苍凉就叫精神不死。他还准备拿出一部分有震撼力的作品去法国等欧洲国家进行系列巡展，这让人很期待。

10月13日是“九九重阳节”，也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在此日，举办“宋金洪、宋占威父子画作慈善义卖展”，可见是有特殊用心的。如果你方便，最好带上家中的老人去看看。

文化简讯



10月9日，一位山东游客在中国画虎第一村——民权县王公庄村王建辉的画院挑选“老虎画”。国庆节前后，“画虎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前来参观的客人，游客们在感受乡村田园风光的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本报记者 阎鸣亮 摄

首届“华春杯”歌友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彦华)近日，由市歌友协会主办的首届“华春杯”歌友大赛举行，我市126名唱歌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经过3天的初赛、复赛和决赛，李建华获得本次大赛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为尚宇航和李亚平。此次活动由华春集团冠名赞助，该集团是我国家居家装行业的领跑者，主营无甲醛室内门、环保定制家具、装饰材料等产品。



10月10日，人们在河南省美术馆参观张大千书画作品展。当日，“纪念张大千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张大千书画作品展”在河南省美术馆举行。作品展共展出国画大师张大千书画作品100余件，主要来自河南及全国各地的民间收藏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6日。新华社发